

散文組



張簡士漳

簡歷

作文與博覽，兩不能廢，兩不可廢。然真功夫實有在讀覽之外者。（十力語錄）喜歡這句話，跟自己共勉。

得獎感言

你讀懂我的故事了嗎？不是知道我寫了什麼，而是知道為什麼我要寫這些，知道我不是因為放不下一件事而寫，知道寫的時候，一點不在意被你誤解。正如反覆是令人厭倦的，反覆卻是為了表達，我還要寫同一個故事，父親的車後座，童年的神祕，與彼此的弱點，嘲弄的語氣，看吧，總是這一些。

• 散文組 •

佳作

星星包裝紙





車子剛駛上一個坡道，父親馬上叮嚀，要我打開低速檔，說完又焦急地說要我打開前燈。他在前座沒有一刻放鬆，這些山路並沒有這麼險峻。我習慣了父親說話的方式，那顯示了內在的焦慮，他是知道的，一路上他都克制著說話的欲望。我只是點點頭，遵照著他一切指揮，雖然我設定了導航，他仍是不停報著記憶中的路標。看到沿途各種建商廣告，他不自覺唸叨著，就連南投山區的房價也在上漲，他說有個老客戶就在前面那裡開了間餐廳，在市區也有房子，一雙子女在國外，人很客氣。我們都望著外邊漸漸翠綠的景色，而不去理睬這些惱人的話題。父親坐在前座，母親、妻子和小孩坐在後邊，我邀約父母一起去杉林溪看花，繡球花季開始了。在前陣子的家庭風波之後，我想起父親以往總說想去杉林溪賞花。在疲憊的旅人眼中，綻放的花是更容易理解的美。這一帶的風景也喚著童年的單純，記得進入竹山小鎮後，就會感受到由綠竹構成的邊境感，沿途有竹屋販售竹筒飯，竹筒切丁，米粒混合香菇，捧著小竹筒，人們便進入一個幽綠世界中。

我知道童年的印象不能與當下相比，隨歲月變遷，我們都變得難以快樂。父親所表現的焦躁，還有母親的不安凝聚在這輛車之中，我理解這一切，成人世界並不容易，純粹的風景變得現實庸俗，使人想要逃避旅行。我看著後照鏡，哥哥的車沒有跟來，他要繞道去看親家，去面對他自身婚姻的風暴。「哥哥他們晚點會來民宿會合。」我們避開這個棘手的話題，假裝一切都沒有事，有一大段路我們都沒說話，大家都覺察到言語所觸碰的地方都有傷口。

孩子被要求收起手機，「要爬山路了，不要看手機。」從這裡開始的山路，我們帶著一絲期盼，能夠帶我們掙脫此刻的困境，修復一點點滲出的憂傷。我開了一縫窗，微涼的風落在手臂，一個昔日

的意象突然逆現：我和哥哥坐在後座，我們跳著椅子，在後座椅那裡玩起遊戲，敞開窗戶，每一截風景都存放在抽屜裡。那時候的家庭都有許多孩子，我跟哥哥還有表姊待在後座，我們覺得後座便是一方天地。具有想像力的時期，一個孩子會利用任何狹小的空間，後座便是我們遊戲的世界。

看著窗外，沿途的咖啡色風景告示，溪頭、大學池，這些好聽的名字，帶著時代的印記，那是回憶中更為美好的時代，但那種美好或許只是當時我們處在童年。看著後座滑著手機的孩子，在這個少子化的時代，一種孤獨烙印在他心上，或許他得要花一生的時間去面對這個難題。

現在我開著車，想像著我又回到老房子二樓，那是父親為我留下的空間，鑲嵌在牆壁裡的壁櫥，那裡形成一個通道。我在裡面攀爬，找到一個父親公司的紀念品，印有公司行號的音樂盒。那些日子，父親總喜歡帶我們去溪頭，我喜歡那處稱為「大學池」的地方。那裡原是日治時代的貯木池，大學池後來由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接手，木頭在水裡浸泡，樹冠上的雨一點點落了下來。我的紙頁上畫著細密的絲線，矮櫃盡頭處有道亮光，那裡是屋子的後邊。堆積的木材攀滿藤蔓，哥哥在拆解一臺收音機，解體的機械碎片淋著雨。那是父親買的收音機，他沒有留意到那臺收音機消失了。父親去上班時，我跟哥哥破壞了這臺昂貴的電器。每次見到那收音機的碎片，內心便湧著罪惡感。我替哥哥掩飾這場犯罪，又覺得那機械的碎片、延伸的天線，在雨水中顯得美麗。為什麼要破壞它呢？因為我們太想知道隱藏一個罪惡的快樂，僅僅是這樣。

哥哥跟父親一樣，都不知道世界所隱藏的陷阱，他們沒有顧

慮的放下手邊的工作。

「這裡有個老闆曾跟我們銀行借錢，就在前面那裡。」儘管只是提及過去的顧客，但我們知道父親所說的話題，都是關於金錢與房地產，我知道那是父親不由自主宣洩壓力的話語，他只是把每個人心中所焦慮的話題不停地說著。關於高漲的物價、爆發的房價，還有割裂的貧富差距。在這樣的觀光地區，父親提到這一帶的房價也是漲得很可怕。即使進入了山區，物質世界仍不會輕易放過我們。我們容忍父親說著這些，母親則試著轉移話題。母親提到我們中學後，我跟哥哥就不想跟父母出來玩，那時我們老是抱怨來這稱為「小半天」的民宿，「你們國中以後就不大想跟我們出來了。」

抵達了溪頭遊樂區，我問孩子想不想去看看妖怪村，他說：「沒有。」我只得繼續往前，我知道每個人都在忍受著，母親與妻子也說直接去民宿吧。為什麼我們要到這裡來呢？這趟旅行是我的安排，可我卻是一點也沒有旅行的動力。只因為家庭前陣子的低潮，渡過哥哥的婚姻問題、父親與母親的健康狀況，我知道要有一次旅行使彼此療傷，尤其是為了母親。我知道這趟旅程將會潦草且疲勞，但還是要跨出這一步，去看看童年熟悉的地方，那條在我夢中反覆出現的溪流。一條溪流，往上游去，一條溪流可以幫助我們。只是抵達溪頭是不夠的，而是要繼續往上去、往更高的海拔，童年時我會一直問父親現在海拔幾公尺了，我希望越高越好，越能感受空氣的涼意。我們會到杉林溪搭帳篷，外頭的光匯聚帆布上方，父親和叔叔、伯伯們說要去取水，他們年輕而健康，他們把瓜果浸泡清泉之中，而現在我也趕上父親當時的年紀了。

我記得溪水流動的聲音，外頭的帆布滴著清晨的露水，帳篷的拉鍊聲響，拉開又關上，我們把睡袋蓋在身體，露出了腳踝。童年時我會吵著父親說：「我們這次不去杉林溪嗎？」就為了那條清淺不斷續的溪流。如果只停留在溪頭，那旅程便少了什麼。必須往上走，到杉林溪去，往那上游去，那裡有一條清澈的溪流。是的，我想起為什麼要到這裡來，就是為了喚起那童年對於山野的期盼。

我對後座的孩子說，你等下注意看喔，從溪頭到杉林溪之間有個很有名的十二生肖彎，只要數完十二個生肖，就會抵達杉林溪了。孩子他望著窗外，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。林間的山嵐緩緩漂浮，在杉樹上方匯聚。童年時我跟哥哥一路打鬧，父親開著車，不停勸慰焦慮的母親，爸爸說：「孩子都是這樣。」媽媽說：「這樣你開車很危險，你們倆個安靜一點。」哥哥突然發明了一個遊戲，他說：「我們來比賽，你看電線桿上的標語，是基督教的多，還是佛教的多？」我選了佛教，他選了基督教，我們就一路喊著，看，那裡有寫「天國近了」，那裡有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那裡有「悔改信耶穌」。等到一進了山路，沒了電線桿，我們就開始玩起轉彎時故意摔向對方的遊戲，後座吵吵鬧鬧。這時父親捉住了最後一根稻草般，他對我跟哥哥說：「你們看這裡開始，每過一個彎道就會有一個生肖的牌子。如果找到十二個生肖，那杉林溪就到了喔！」父親的這句話徹底改變我們的吵鬧。我們便安靜專注起來，尋找在路口與林間的動物圖案。動物招牌出現的感受，是我記憶中神祕的符號。那時我以為那是某種神祕的構成，是森林與峭壁的古老傳說。

現在我知道那是遊樂區為了觀光所設，童年時的我以為的神祕謎題，在成人後得到一個理所當然的答案。(杉林溪公路全長十七公里，共有十八處路段，途中的生肖彎，為每繞一百八十度的



彎道。）我看見第一個「鼠」的牌子，和記憶中的樣子全然不同，肯定與童年時的牌子已不同，那時候我感覺這些動物蹦跳在森林中，有時突然在一處樹上，有時掉落在路口，我和哥哥得全然專注去尋找。我們總是大聲地喊著，看！在那裡！那是老虎，兔子也看到了！而我們現在壓低聲音，說著無關緊要的話題。

我把窗子全部打開，這個舉動讓父親有些訝異，他才想起，是啊，這一段路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做的。為了讓車子爬升更有力量，並使自己體驗涼風吹拂。我們經過了鼠彎、牛彎、羊彎，這些招牌形成一種地標，從那一旁的小路走去，可以抵達另個地方。我突然想起有次旅行，那時我們擠在父親那輛小寶馬中，三個表姊跟我和哥哥坐後座，沒有位子只能坐在地上，我們整路都在大笑，我看到天線交錯著忽遠忽近，車子上坡沒有力，我們都笑著下車走了一段。

父親打著瞌睡，母親也睡著了，妻子盯著窗外，我們都對旅程的未知感到不安。變冷的峭壁，到處掉落的果子，和森林有關的故事，這世界到處都有的悲傷。正因為感受到了生命美好的部分，所以才知道所謂悲傷。我接受了所有的情感，父親的不安、他的抱怨，這些抱怨不代表他討厭這趟旅行，他只是表達不快樂而已。因為他的不快樂是一種必然，那不表示他不想要旅行，他只是需要情緒的出口，並且他是不經意的表達出這些情緒。現在我是大人了，必須照顧每個人，每一種色彩在我身上經過，我感受到世界的溫柔包覆。外邊的樹林，所有人都在睡覺，有些聲音將我喚醒。

記憶中的溪流，童年在杉林溪的露營，所有人仍睡著，我第一次獨自旅行，我拉開帳篷拉鍊，獨自前往那條溪流，那是我第一

次想到「成長」這個詞。一次隱密的冒險，正是那清晨的美將我喚醒，我想著上游的某個地方會有什麼呢？課本裡寫的詩句，清泉石上流。水流裡混雜著木枝、枯石、碎木，沒有什麼可以將我們傷害，美麗的事物在這裡凋萎、重生。

十二生肖彎裡的每個動物都消失了，從一旁的小彎道，我們共同躲在細小的洞穴，從後座躲了進去，在車子的後邊，我們祕而不宣，交換攜來的玩具。猴子說：「你有帶什麼東西來嗎？每個人都要帶一樣東西的。」我說我沒有更好的東西，我只得在後座椅那裡到處翻找，我記得有個東西我忘在車上。那是一卷印有星星圖案的包裝紙。那是某個夜晚父親帶我去文具行買的。哥哥剛上國中，父親會去補習班載他。我往往跟著去，夜晚的田野道路，是無盡的黑夜。車上有一副父親的墨鏡，我都故意戴上，這樣一來，夜晚變得比平時更暗了，被黑暗全然包覆的感覺，像是躲在被窩之中。

有次哥哥晚下課，父親讓我去附近文具行，我看到捲成束的包裝紙。我沒有禮物可以包裝，也不知道可以送禮物給誰，但是我卻買了那束包裝紙。我把包裝紙遺忘在後座，包裝紙裡面的星星掉在汽車的椅墊上，到處滾落的星星，我擔心包裝紙被丟棄，又不想將它帶出車外，我將它愈藏愈深，就在汽車的深處，又往裡頭塞。每次我置身黑暗，就會想起那些滾落的星星，那些散落的星星仍藏在車子的深處。也許我可以用來交換小動物們的禮物。現在我緊緊握著方向盤，想著每個人，父親、母親、哥哥、妻子及小孩，他們也都會有各自的方式，各自隱藏在這輛車某個角落的禮物吧。他們也會獨自去尋找小動物們，在每個彎道，踏上自己的旅行。

過了最後一個彎道，我們之中有人看見了小豬的地標，杉林

溪就要到了，我們沒有人說話，可是肯定有人看見了，於是我們都跟各自的動物朋友揮手道別。「要好好保管喔！這些星星的包裝紙。」每個人都醒著，並理解應該怎麼做。

評審評語／劉克襄

一家三代回到南投內山的故鄉，自駕到杉林溪，如同過往的家族旅行。一路上，作者的父親叨唸著近年來社會變遷下，沿途地景和事物的種種落差。母親同樣有些持家照料的抱怨。而這一切，都遙映著更早年代的各種美好。

作者開車下，全程 17 公里的路程裡，看似閒話家常的對話，卻突露了整個家族現今的一煩惱。儘管旅行有著散心的愉悅，調整日常的節奏，但生活裡總有些憂心的氛圍，此時也瀰漫於小小的車廂內。

在前往的過程裡，作者也回想起小時跟父母親前來，一路的種種趣事，包括了認路、遊戲等，也努力地跟自己的孩子快樂分享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作者想起小時，有一回前往杉林溪的露營。那是一回獨自的隱密冒險。星星包裝紙藏在車廂深處，代表著某一暗黑意義和自我生命探究，似乎在此時更為彰顯。

一輛自駕車，一個家庭日常的旅行，生動地點出生活裡看似不重要，卻有種種煩心事情的狀態。熟練的文筆、低調而節制的鋪陳，生動地描繪出這一幽微不安的情緒，無疑是本文最稱許的部分。